

西渡天山挽危局：漫忆张治中 想念父亲，但他离我们很远很远：张闻天女儿心中的父
漫谈口述历史 黄克诚印象 呼唤中国口述史学腾飞
我应该这样做 我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经历 归来 我所经历的中国乒乓外交
投身中国海军七十年 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
一个口述史学者的口述 包产到户第一村：小岗风云
独一份儿 这些历史没有写在书上 我亲历的奴化教育 再谈老舍之死

王俊义 丁东 主编

本
史

口述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俊义 丁东 主编

口述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口述历史·第二辑/王俊义, 丁东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7

ISBN 7-5004-4417-6

I. 口… II. ①王…②丁… III. 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6254 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冯慧茹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李颖明
版式设计 松 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电 话 010—840294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1201 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74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邮 编 100720

传 真 010—84017153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插 页 2

印 数 1—10000 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口述历史》编委会

顾问 季羨林 唐德刚 戴 逸 冯其庸

主 编 王俊义 丁 东

执行主编 郭沂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晓光 印红标 李 辉 刘小萌 刘丽华

张冠生 定宜庄 陈徒手 杨奎松 柏裕江 郑仲兵

涂光群 徐友渔 笑 蜀 唐葆林 绛 云 郭沂纹

傅光明 雷 颐

漫谈“口述历史”

戴 逸

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经历的回忆和反思。上古先民也会有这种回忆和反思，他们在狩猎耕作之暇，也会思念和议论起祖辈、父辈或自己一代人所经历的欢乐和艰辛。不过这种早期的历史认知都是片断的，限于本族群小范围内的，而且历时愈久，印象愈是模糊、淡褪以至完全遗忘。在人类发明文字以前，一切信息都只能靠口耳相传（稍后以结绳记事作辅助）。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早的历史知识应该都是“口述历史”。在上古时代，这类“口述历史”一定十分丰富并广泛流传，成为先民们的宝贵知识，也是指导他们生活和行动的指南。

上古先民用口头语言把过去的人和事讲述出来，后来的人又把所闻所知讲授给下一代。用口传述，用耳听取，用脑记忆，口耳相传有许多人参与，许多年代传承，时间一久，传述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变形，记忆难免有差错，口述难免不准确，代代复述者添加上自己的想象，夸张甚至虚构。通常，上古先民会把自己幻觉中的神灵世界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人的故事变成了神的故事。愈到后来，传说离原来的事实越来越远，变得面目全非。历史传说往往涂上神灵的圣光，成了荒诞不经、难以置信的神话。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之山，这些看似匪夷所思的古代神话，可能包含有先民活动的真实信息，但我们难以解读它的真实含义。

文字的发明和应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是文明史的开端。文字把人类的事实经验从口头变成文字。文字历史一旦形成，就可以长期保存下去，不再走样，后人一般不可能对文字历史随心所欲地加工和篡改，也较少可能发生相反含义的解读，使事实经验按照原始的样式确定下来。只有事实经验得以确定和流传，才有可能诞生历

史科学。

历史科学的生命力在于真实性。真实性的依据是确定的事实。上古先民的“口述历史”由于在流传过程中，事实内容时有改变，普遍地扭曲、神化，失去了真实性，故不是历史，而是史前的神话传说。故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一书较少采择史前神话传说。

文字历史已经产生了几千年之久，它能比较真实地记录和保存人类的事实经验，这样才产生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许多门类的知识。它在认识自然、社会、人类自身以及推动社会进步起着巨大的作用。

社会在不断进步，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手段也在不断发展。现代社会产生了录音和录像技术，使得记录、保存、传播历史知识也取得重大进步，现代的“口述历史”应运而生。过去，人们将耳闻目睹的历史笔录下来，成为书面历史，但是笔录者只能录其梗概。从前历史学家奉“文省事增”为概写历史的准则，但文字过于简略，就不可能把历史过程的细节详细地记录下来，就会有简化、省略、遗漏及错误的地方。而录音则能够保存耳闻目睹者原始的叙述，每字每句毫无差错，连语气口音都不会走样，而录像更能够保存口述者生活和行动的某些片段形象，使后人与原始口述者几乎零距离。“口述历史”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得以蓬勃发展，得到全世界历史学界的认同。

“口述历史”至少有以下几个优点：

一、可以扩大提供历史信息范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或多或少地了解历史的某些片段，由于他们文化水平低下，不能够直接把它写出来。如果没有“口述历史”，许多文化不高的普通老百姓就难以提供他们所听闻的重要历史情节。这些历史情节只能湮没不彰。“口述历史”可以如实记录他们的谈话，保存原始的记录，使广大群众直接或间接参与历史的撰述，极大地扩充历史信息的来源。

二、可以改变以往只重视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宫廷史以及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历史，可以收集到底层社会和普通人民活动的史料。每一个社区、每一个群体都有各自的经历，每一个普通人都有

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坎坷经历、小单位和小人物的历史也可以反映出大的时代特征，使历史学的领域更加拓宽，向着文化史、社会史、风俗史、心理史的领域伸展开去。

三、可以留下更真实、更具体、更生动的历史场景。口述历史的内容大都是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事迹，保持其真实性、权威性和鲜活性，不会道听途说，辗转相传。你读千百种胡适的传记，还不如读一部《胡适口述历史》，因为亲身经历者所述说的环境，所讲出的细节、所体验的感情、所刻画的心理往往是别人不易领会到的，比从许多间接材料搜集拼凑的传说更加真实、具体、生动。

四、现代“口述历史”和上古先民的时代不一样，它是应用录音或录像设备，把原始材料完整保存下来，再整理成稿，整理工作有严格的要求和规范，不允许夸大或删改，更不允许虚构、伪造，也不会发生误读或讹传。整理好文稿以后可以和录音录像的记录，一一进行核对，可以查实求证，因此它也更加可信。

“口述历史”是历史科学园地中新近绽放的鲜花，它还年轻、稚嫩，有待于护持、改进、发展。但它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必将在记录和传承人类历史知识，推动文明进步方面做出更为重大的贡献。

目 录

戴 逸

逝 者 留 声

- | | | | |
|----|-------|-------|-------|
| 3 | 黄克诚印象 | 杨第甫口述 | 向继东采写 |
| 12 | 归来 | 朱锡侯口述 | 朱新地整理 |
| 34 | 独一份儿 | 吴祖光口述 | 海 音整理 |

名 流 青 史

- | | | | |
|-----|----------------|-------|------------|
| 51 | 想念父亲，但他离我们很远很远 | | |
| | ——张闻天女儿心中的父亲 | 张维英 | 张引娣口述 王岚采写 |
| 59 | 西渡天山挽危局 | | |
| | ——漫忆张治中 | 陶天白口述 | 顿时春 陈伍国采写 |
| 82 | 我应该这样做 | 郑群口述 | 陈载舸采写 |
| 113 | 投身中国海军七十年 | 欧阳晋口述 | 徐绥之采写并注释 |
| 155 | 我所经历的中国乒乓外交 | 梁戈亮口述 | 俞景华采写 |

长 卷 先 睹

- 165 这些历史没有写在书上 毓旗口述 定宜庄 欧立德采写
 191 我亲历的奴化教育 张鹏云口述 齐红深 孙凤琴整理

百 姓 沧 桑

- 209 包产到户第一村
 ——小岗村风云 严俊昌口述 张冠生采写
 227 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 刘桂仙口述 王幼民采写
 234 我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经历 郑汝铨口述 赵晓阳采写

多 维 视 角

- 247 再谈老舍之死 余秋雨 周述曾口述 傅光明 郑实采写

评 议 与 思 考

- 269 呼唤中国口述史学腾飞 钟少华
 290 一个口述史学者的口述 定宜庄口述 许斌采访

口述历史

渡天山挽危局：漫忆张治中 想念父亲，但他离我们很远很远：张闻天女儿心中的父
谈口述历史 黄克诚印象 呼唤中国口述史学 归来我所经历的中国乒乓外交
应该这样做 我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经历 第一家体餐馆
投身中国海军 北平第一村 小岗风云
一个口述史学者的日记 包产到户第一村 再谈老舍之死
一份儿 这些历史没有写在书上 我亲历的教化教育

- 黄克诚印象
- 归来
- 独一份儿

黄克诚印象

口 述：杨第甫

采 写：向继东

时 间：2000年6月15—18日

地 点：湖南省政协大院杨宅

杨第甫是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人生坎坷，饱经风霜，20世纪80年代卸去湖南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中共湖南省政协党组书记的职务后离休。已经于2002年10月18日去世。50年代，杨第甫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要职，曾在首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领导下工作。黄克诚逝世14周年前夕，记者采访了当时年已90高龄的杨第甫老人。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杨老，今天我们就谈谈建国后第一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好吗？

杨第甫(以下简称杨)：黄克诚1902年生，长我十来岁。我调来省委后，大家都叫他黄老。我就谈谈我所知道的黄克诚吧！

向：你是湖南湘潭人，黄克诚也是湖南人吧？

杨：黄老是湖南永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黄老入广州政治讲习班，不久转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练班，后被派往北伐军唐生智部任团政治指导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被派往永兴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28年2月，他与进入湘南的朱德、陈毅等共同领导了著名的湘南起义，随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从此转战南北。21年后，黄老回湖南主持了全省的工作。黄老那时常穿一件旧军装，虽然才五十来岁，但头发几乎掉光了。

向：你在回忆录《吹尽狂沙》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回忆黄老，说黄



杨第甫(右)与本文采访者向继东

克诚是给你教诲最多、印象最深的领导。你能具体谈谈吗？

杨：黄克诚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1951年底到1952年秋，湖南根据中央指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兼任省委“三反”运动办公室主任。

“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主要是反贪污。当时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叫“老虎”，“三反”运动也叫“打虎运动”，从中央下来，层层布置任务，分配各个单位都要打出多少只“老虎”。

向：你现在认为这种分配指标的做法对吗？

杨：作为过来人，我觉得一个刚刚建立的政权，吸取历史教训，开展“三反”也是必要的。不过，这种分配任务的办法显然是错误的。

向：当时黄克诚作为省委书记是怎样抓这项工作的？

杨：那时从中央到地方，令行禁止。我们今天从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文稿中可见当年毛泽东向各地布置“打虎”任务的指示，态度是非

常严厉的。黄老当时也没有办法，几乎天天到“三反”办催问各县市、各部门的“打虎”进度。但具体打到个人，黄老总是实事求是的。如当时的省委机关行政处长聂克，他负责湘江织布厂的筹建工作，掌管了十几亿元资金。因为与他一起工作的人说他有巨额贪污问题，所以他被作为省直机关“三反”的重点目标。我派人到上海调查，发现聂克在上海银行有4000万元存款。聂克的老家在河北秦皇岛。他会不会向老家汇款？于是我们又派人去调查，结果并未发现其汇款回去，老家银行也没有他的存款。后来经过深入调查，才知道那4000万元存款是聂克为取出方便，把公款以私人名义存下，而工厂账上有账。这只是违犯财经纪律，不是贪污。我把调查的情况向黄老作了汇报。黄老听后要我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介绍一下情况。最后，黄老在作会议总结时，强调“三反”一定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要调查研究，不要草率定案，不要从“老虎”和赃款数字上看成绩，要实事求是看成绩，有多少算多少。黄老还强调，一定要分清贪污和违犯财经纪律的界线。

向：“三反”运动湖南共打出了多少“老虎”？

杨：原计划打“老虎”8000人，实际打了7237人，核实后为2659人。初定贪污公款2920亿元，核实为984亿元，退赔610亿元。贪污分子中有中共党员1420人，其中198人被开除出党。“三反”应吸取的教训是：当时由于运动来势很猛，一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逼供信，个别地方还逼死了人命。

向：湖南因此逼死了多少人？

杨：省直机关没有死人，下面确实死了人，但具体数字记不清了。我作为“三反”办主任，对此是负有责任的。尤其是在后来的运动中，自己被整时，这种负疚心理更是沉重。

向：据说，湖南“三反”时还枪毙了人，第一个被枪毙的是长沙市公安局局长王丕敏。

杨：是的。当时有群众举报，说这个公安局长给当时的中共长沙市委书记盖了私人舞厅，还抽鸦片。后来情况反映上去，毛主席批示了。记得罗瑞卿当“钦差大臣”来湖南，把当时的市委书记也吓坏

了。审判王丕敏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三人之一，我见王丕敏刑前好冤屈的样子，但我们也没法救，因为这个案子是毛主席定的。

向：湖南“三反”中，类似有聂克那样的问题的人多不多？

杨：有不少。但作为省委书记的黄克诚，总是亲自同一些被认为是“老虎”的人谈话，以求弄清事实真相，不出差错。一次，黄老同省航运局局长详谈，谈完后他告诉我：“不要再查他了，他对我都谈清楚了。”又如省工业厅的一位副厅长，开始怀疑他有问题，将其软禁起来，弄清事实后，黄老指示赶快放他出来，恢复其名誉和工作。事后很久，黄老对此还耿耿于怀，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位副厅长。

向：从你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黄克诚是很重视团结党外人士的。

杨：湖南是和平解放的，在和平解放中程潜和陈明仁、唐生智等是起了主要作用的。黄克诚主持湖南工作后，总是有什么事，就去拜访程潜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为了做好政治协商工作，黄老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决定不盖省委和省政府的办公大楼，而是先盖了政协委员会大院。1952年，烈士陵园举行奠基仪式，决定由程潜和黄老主持，首先铲土奠基。当时干部中有不少人议论：程潜是国民党的人，手上有共产党人的鲜血，为什么请他奠基？黄老说，革命不分先后，程潜率部起义，保护了长沙古城，而且对云南的龙云、新疆的陶峙岳起义都有影响，这是立了大功。他有过的，有错误，但功大于过。同时，烈士陵园不仅是纪念共产党烈士的，还应该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党各派所牺牲的烈士，而程潜，就是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黄老还告诉大家说，程潜1949年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时，毛主席还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们请程潜参加奠基，就是邀请他代表的那一部分人共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

向：解放初期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政议政，那是真正的参政议政，现在大家都怀念那段日子。

杨：是啊！黄老那时指示我们，凡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原则，是“先党外，后党内”。黄老还常说，我们为群众办事，团结党外人士，不能光讲大道理，还要多做一些实事，同他们交知心朋友。黄老在湖南工作时还是供给制。黄老处处节约，每月报销仅一百来

元，这还包括招待客人的费用。但他对民主人士则尽可能照顾，每年春节，省委都要拨给统战部一笔特别经费，用于照顾民主人士。如给程潜每年安排经费是4000元。1952年春节，黄老的战友、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张云逸去北京途经湖南，给他带了果子狸、香猪、熊掌等特产，他就用这些东西办了两桌家宴，请了程潜、唐生智、程星龄、曹伯闻、谢晋等十多位在省政协委员会任职的民主人士，邀了王首道、金明、高文华作陪。我因工作关系，也列席作陪。

问：听一些老同志说，黄克诚是很欣赏你的。你能谈谈自己是怎样认识黄克诚的吗？

杨：虽然黄老和我都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去东北的，但我们彼此并不认识。那时黄老是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我只是从延安进入东北解放区开展地方工作的一个“芝麻官”。1949年5月，我随王首道部由东北南下湖南，而黄克诚至年底才来湖南。1950年，省土改委员会在长沙召开全省土改工作会议。当时，大家对土改中怎样处理富农问题有许多争论，而我又是一个“争论”的积极分子。记得会间休息时，一个五十来岁的省领导走到我面前问：“你是湘潭县委书记吧？”我说：“是。”接着他要我谈谈如何对待富农这个问题。我就结合自己的工作感受说：“就我所知道的湘潭县的情况来看，富农经济在农村占有较大的比例，他们善于经营，且又亲身参加生产活动，同农民直接关系多。富农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和伤害中农。我的想法是：富农可以保留和中农相等的土地，多余部分再拿出来分配；对富农不要像对地主那样追浮财，但放高利贷剥削的那一部分应没收……”会议结束时，宣布省委书记黄克诚作总结，我这才知道和我谈话的就是黄老。

问：也许就是这一次，黄老对你有了很深的印象。

杨：还有一些情况也应说明一下。当时刚解放，各地财政情况很糟，人民币还未被人们接受。可我在湘潭主政时，财政情况却好。记得黄老还专门问我：“我和人大代表在湘潭检查工作，湘潭正在修韶山公路，并且安装了区乡电话线。解放仅仅一年多，你们地方财政怎么积累这样快呢？”我就告诉他说，湘潭有50亿元（旧币）财政积累。

这50亿元主要来源是两个：一是卖余粮的收入——我们利用保甲长征收了公粮，但只准征收、不准运出，年终结算得余粮5万多担；二是卖盐的收入——国民党县长逃走时企图运走一批食盐，结果被我地下党截获。后来在人们拒收人民币时，县委决定将这批盐投放市场，且不收金银和现洋，只收人民币，结果很快稳定了市场和民心。所得的款项，我们还安置了大批前方伤员，筹建了两个米厂。看到苏联朋友背着机器走路去韶山拍纪录片的情景，于是又修了韶山公路。当时黄老听了，笑着说：“这还像搞社会主义的样子！”

向：你在任省委副秘书长时，有一次黄克诚非常严厉地批评你大手大脚，并且要查你的出身。有这回事吗？

杨：有这回事。不过情况是这样的：1952年春召开全省党代表会议时，天气突变，气温一下降了十多度。代表们特别是县里来的代表，大多数只穿着单衣，冻得打哆嗦。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批准给每人发一件内衣。晚上，我向黄老汇报，一进门，黄老就说：“杨第甫，我要查一查你的出身！”当时我有点儿不知所措，只得神情紧张地听他批评：“听说你给每位代表发了一件内衣，这样大手大脚的大少爷作风怎么行？……”可当我把情况解释后，黄老笑着说：“你这是关心同志，就算我批评错了。”

向：我听说过，你当时从株洲市委书记调任省委副秘书长时，有人不服气。可黄克诚很支持你的工作。你能谈谈吗？

杨：我1949年南下任湘潭县委书记兼县长，1951年4月华国锋接任我湘潭的职务，我调株洲筹建株洲市委。两个月后，我又调省委任副秘书长（秘书长由省委副书记金明兼任）。我的前任秘书长是刘型，他参加过历次反“围剿”作战，经过长征，资格很老。也许刘型不乐意去当省城市企业部部长，所以仍抓住秘书长的工作不放，一些该让我签发的文件也不给我签。这时，黄老找到刘型，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他，要他赶快做移交。我兼“三反”办主任时，湘潭地区对我流言蜚语不少，株洲市委也将与我相关的财经方面的干部打成“大老虎”。如我的姐夫林映梅当株洲米厂厂长就被打成“大老虎”。我姐姐到长沙来，株洲市委通知长沙车站，说我姐姐带来很多钱，要搜身